

你 能 看 到 什 么

# 犯罪心理5

长洱◎著

FAN ZUI  
XIN LI



皆 取 决 于  
你 的 追 求

作家长洱扛鼎之作

超高人气悬疑小说

【扑朔迷离的药剂诡案】【以身试险的最后一击】【搞笑温馨的番外日常】  
天才心理师遇上土豪痞刑警，带来绝对烧脑的心理推析，揭开诡谲罪案背后的谜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犯罪心理

长洱◎著

FAN ZUI  
XIN LI

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心理. 5 / 长洱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94-2685-7

I. ①犯…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0287号

---

## 犯罪心理 5

作 者 长 洱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总 策 划 周 政  
出版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项目总监 猫懒懒  
特约编辑 李 安 唐梦莎  
封面设计 小 乔  
版式设计 黄贝贝  
封面绘制 冯 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品 大周互娱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48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2685-7  
定 价 36.8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与承印厂调换)

本图书出版权由大周(贵安新区)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731-85184728



大周互娱

DA ZHOU HU YU

CONTENTS 目录



19 悲剧	001
20 位置	018
21 感谢	050
22 黑暗	065
23 出牌	081
24 首席	096
25 密文	107
26 选择	123
27 竞拍	138
28 人性	156
29 炸开	169
30 回应	188
31 各自	206
32 是否	224
33 碎裂	234
34 宏伟	249
35 一念	265
36 尾声	277



番外

01 橘 猫 281

02 小龙虾 286

03 看 海 304



## 19 悲剧

市警察局最高层办公室。

刑从连的顶头上司吴老局长和董厅长并肩站在落地窗前。

快退休的老头手里捧了个没有热度的茶杯，微微合着眼，对楼下的喧闹充耳不闻，像是要睡过去一样。

市局门口早已被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警员们进出的每一个动作都被镜头记录下来。

董华看着底下，而他先前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此他迫不得已提高了音量：“老师，您少打马虎眼。”

众人皆知，他从省会而来，代表上级的意见，但事实上，在在场诸人里，他还是必须听听一个人的意见。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是闭着眼，没有打眼。”

站在董华身旁的老头半睁开眼，握着杯子象征性地抿了一口。

“刚才我要扣人，您为何不让我动手？”董华负手而立，低头问。让周瑞制药总裁在他面前耍了威风再走，显然令他很难受。

吴老局长摇了摇头：“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总喜欢较这些劲。”

“既然周瑞制药是事故企业，他们负责人来警局投案，我们把相关责任人控制起来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

“是理之所在，但并不能说应当。”吴老局长的半个脑袋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因此在阳光下有些刺眼。

“我不明白。”

“企业责任人主动到你面前来承认问题，不就是等你这么做吗？他一方

面是事故责任人，可另一方面也是前来提供破案线索的热心群众，代表着受害企业。这样的人被警方当场扣押，恐怕很不漂亮吧？”

董华皱了皱眉：“您的意思是？”

“急事缓行，这会儿药监的人也该到了吧？既然周瑞的人很喜欢搞新闻，那我们正好可以搞个大的。”吴天明抬眼望着董华，“不过，在那之前，还是先给我们基层刑警腾出时间来。”

吉普车驾驶室内。

车载广播还在继续播报新闻，现在的新闻主线又变成了零星的后续播报，内容不仅有相关药物专家的分析，还有家庭应对策略。

刑从连把这些信息听在耳中，思考的却全是该如何在保证所有人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对养老院的布控。

沈恋很有可能已经受惊逃脱，也有可能选择留在那里。

如果她走了，当地警方应该扼守住哪几条主干道，或者在哪里重点布控才是关键？

最后，刑从连调低广播音量，拨通了惠和养老院所属辖区的警官电话。

惠和养老院所在的红树镇距离老边饺子馆大约二十五千米，按照导航软件指示，车行需三十分钟。所幸宏景并不大，现在又不是交通高峰期，所以林辰和老边一路上畅通无阻。

而身边有一名老警官的好处就在于，他对市内包括乡镇所有道路了如指掌，因此他能迅速找到最佳行车路线。

老边一脸严肃地将油门踩到底，目光坚毅，脸上有刑警因经年风吹日晒而特有的纹路。

林辰看了一眼正在开车的老警官，很清楚刚才店铺内的骚动以及后续新闻一定让老边有一肚子话要问，他却又因固执的个性而憋着不说。

前方绿灯转红，老警官用力踩了一脚刹车，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烟，又伸手在仪表盘上乱摸，像是要找打火机，林辰顺手拿出口袋里的打火机并递了过去。

“你不抽烟吧？”老边扭头问。

林辰摇了摇头，只说：“这是为别人准备的。”

老边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像是下定决心似的开口道：“沈恋当时没有说谎，对吗？”



老边的手臂有点抖，握着方向盘的手却很稳，林辰很安静地听老边继续说道：“和你们聊完，我一直在想当年那个女孩。如果我当时对她多一点儿、再多一点儿耐性，是不是那之后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林辰想了想，看向前方道路，回答道：“有些事情在完成对沈恋的抓捕前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说起来，这大概也是我最近感触最深的地方了。”

“什么样的事情？”

“我突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总很喜欢抢着承担责任，而那些自私自利者反而很喜欢推卸这些东西，如果能不受到一点点损伤就全身而退那就更好了。”

林辰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是否能安慰到他身边这个正饱受良心谴责的老警察，只知道这或许也不是什么宽慰，而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的事情。

李诺接到刑从连电话的时候，既紧张又激动。

李诺是宏景郊区的一个片警，平时处理的都是邻里乡间偷鸡摸狗之类的鸡毛蒜皮之事。

他刚被调来这里的时候还满怀激情，想要做些什么，但不到半年他就已经认清了眼前的现实。除非他被调去别处，否则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立什么功，受什么表彰。

刚才的新闻也传到了他这里，他有些担心家里的爷爷。爷爷的心脑血管一直不太好，爷爷吃的药似乎就是周瑞制药的，按新闻上的说法，爷爷那边很可能……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结果，刑从连打来了电话。

李诺知道刑从连是谁。那是市刑警队队长，近年来他连续破获了好几起大案，每一起李诺都尽可能地找来了资料，仔细研读，越看越佩服。

然后，那个偶像一样的人物告诉李诺，那个被通缉的嫌犯沈恋可能正在他的辖区。这一刻，他生出了一点仿佛被流星砸中的不真实感觉，要知道，这个概率肯定比中五百万彩券要低上很多。

李诺挂了电话，看向窗外的农田，看向在田埂上晒太阳的老狗，还有更远一些的地方，比如坐落在湖泊边的那座小山丘。

那里地势偏高，小路复杂，山脚位置民居密布，更高的地方则是环境清幽的养老院。在李诺的印象中，那座养老院非常安静，在进行一些消防检查时他去过，里面都是重病的老人，院长是个极有爱心的中年妇女，护工人数

不多，但一切井井有条。

沈恋在那里，怎么可能？

夏日午后的阳光柔和得不像话，给一切景物披上一层金纱。

李诺打了个激灵，知道这一切并非幻觉，而是切切实实的美好景象，但因为美好，必然会变得非常脆弱。

年轻的警官将手机塞回口袋，心中默念了一遍刑从连刚才的布置。

李诺抄起桌上的对讲机，整了整警帽，向外冲了出去。

刑从连接到黄泽电话时，刚把车停入市局停车场。因为记者，这里车辆积压，刑从连花了点时间才找到车位。

黄泽的声音像是可以掉下冰碴一样冷：“刑从连，你需要于一小时内到市局督察处报到，不得有误。”

刑从连听见这句话，动作反倒变慢了。他关上引擎，坐在安静的车内，看了一眼停车场里青白的灯光，道：“黄督察，有什么事吗？”

刑从连轻佻的语气仿佛激怒了黄泽，黄泽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他质问道：“你犯了什么错误，难道不知道吗？”

“犯错误？”刑从连玩味一般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向后靠在驾驶座的椅子上，说，“我还真不知道，不如黄督察你说给我听听？”

话筒里传出黄泽很明显的吸气声，然后是自我调整一般的深呼吸音：“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做什么，你立即到市局督察处报到。你被暂时停职了，接下来将由我对你进行督察，调查你的行为。”

“呵呵。”刑从连轻轻笑了两声，笃定道，“看来这次是针对我而不是林辰啊。周瑞制药这是告了什么状，让你这么有底气来兴师问罪？”

黄泽的声音更加冷淡了：“一小时内，你记住了。”

“不用一小时。”刑从连下了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响亮的声音在停车场内回荡。

他平静地说：“我已经到了。”

林辰的手指在车门扶手部位轻敲。轿车急速行驶，窗外的景物已经换过一轮了。

田野宽阔，天高云淡，车辆从浓绿稻田间的公路上呼啸而过，将近红树镇时，林辰和老边遇上了从邻镇驶来的两辆警车，这显然是刑从连调集的后备力量。

三辆车前后行驶，彼此都没有停下来打招呼，但目的地是一致的。

在天地尽头的那座小山丘脚下，李诺站在一户矮房边上，半蹲下来，和坐在树荫下乘凉的老太太打了个招呼。

按照刚才刑队长在电话里的嘱咐，李诺不应该靠近养老院，而是要在道路远端布控。但不知为何，心中有极其不好的预感，因此他换上便装，安排其余人把守住主要干道，独自上山。

“小李啊。”老太太眯了一下眼睛，看了他一会儿才把他认出来，“老张头家又吵架了？”

老太太口中的老张头家是村里一户相当闹腾的人家，张夫人生性彪悍，一言不合就和老头大打出手。李诺来这里，十次有八次是被张家的邻居叫来劝架的。像李诺这种小片警，平日处理的都是这样的琐事，现在突然要缉拿什么A级逃犯，心中说忐忑是假的。但他还是低声问道：“王奶奶，您一直坐在这里吗，有看到什么可疑人员从山上养老院下来吗？”

“是啊，我吃饱饭就在这里乘凉咯。”老太太扇了扇蒲扇，坐直身子，非常警觉，“出什么事了，有小偷吗？”

李诺摇了摇头：“就是出了点情况，您帮着想想。”

“养老院的人啊，没有啊，今几个我就没见着陈婶子了。”老太太又摇了摇蒲扇，突然拍了拍腿，“你这么一说，好像养老院买菜的小面包车刚开过去。”

李诺心中警觉，直接转身拨通了县里交通局朋友的电话，请对方通过交通道口的监控查找养老院所属车辆。

刑从连获得沈恋驾驶面包车从红树镇主干道驶出的照片时，黄泽正站在刑从连对面说什么“刑从连，现在是督察处对你进行正式约谈，请关闭所有通信设备”一类的话。

刑从连基本上没听清那些内容，因为他在仔细观察监控照片。

照片上，沈恋依旧平静得像是货架上面无表情的人偶，像是要去赴什么早已安排好的约会。

时间显示那是在二十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按时间推算，几乎在新闻出现的同时沈恋就得到了消息并采取了行动。

刑从连的心情有一瞬间非常复杂，他一方面再次钦佩林辰判断和定位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则出离愤怒。如果没有周瑞制药横插一杠，他现在大概已

经和沈恋正式见面了。

而像他这样的人，越愤怒，反而越平静。

他没有冲黄泽发怒或吼叫，而是低头，再通过短信布置下几个任务。在将负责警员的电话号码发给林辰后，他才有空抬起头看一眼面前的督察大人。

刑从连或许没有控制好自已的目光，或许黄泽看到了刑从连手机上的照片和短信，总之，督察大人猛拍了一下桌，怒道：“刑从连，现在办案权已经不在你手上了，你要做的是交代清楚问题！”

刑从连环视四周，只问：“周瑞制药的人呢？”

“这不是你有资格关心的问题！”

刑从连拖了张椅子，在桌子对面坐下：“不是说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交代清楚吗？我跟周瑞制药的人总是要当面对质的。”他冷笑了一下，掏出打火机点了根烟，问，“老吴人呢？”

黄泽愣了片刻才意识到刑从连说的老吴是谁。

“我要和老吴谈，这楼上楼下的，把人给我找来。”

李诺从小山丘上走下来时，林辰的车刚到。

李诺早就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过这名心理学专家，现在甫一见到真人，总觉得好像平淡无奇。

林辰就穿了一件砖红色格纹衬衣、一条浅色休闲裤，不像惯常的专家那样戴着眼镜或者富有学者气息，除了皮肤很白、眼神很温和之外，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

但怎么说呢，当李诺与林辰握手时，或许是林辰掌心的力度，又或许是林辰平静到可以消弭一切紧张气氛的语气，李诺只觉得这个人非常值得信赖。

林辰没有和李诺寒暄什么，而是很干脆地说道：“说一下惠和养老院的情况吧。”

邻镇驰援的警员也都前后脚下了车，但因为监控显示沈恋已经离开了养老院，大部分警力被抽调去主干道布控，到这里的也就是基础的十人小分队。

所有人里，警衔最高的是科长级别的三级警司，但在林辰面前，没有人插嘴或者下达什么乱七八糟的命令。

李诺简要叙述了惠和养老院的情况，林辰没有第一时间接话。

这时才有人说：“既然有证据显示沈恋是从上面的养老院离开的，那我们还是有必要做基础搜查。”

“但通知上不是说，那个女人携带了剧毒药物，上面会不会有陷阱？”另一人说。

“就是个女逃犯，而且人都走了，我们警察在山下面畏首畏尾的像什么样子？”

李诺咽了一口口水，看向林辰。

这时，这名心理学顾问才开口：“是有村民说，今天一天都没有见过养老院的任何人下山？”

“对，但这只是王老太太一个人的说法。”李诺谨慎地补充。

林辰的神色显而易见地冷峻下来，继而他迅速抬眼，对李诺说：“你有养老院电话吗？你打一个电话。”

像是最简单的试探，或者别的什么都好，李诺拿出手机，只觉得手头的东西重如千斤。

他从电话簿里翻出号码，抬头时林辰坚毅的目光正好扫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下了通话键。

周围一切安静了下来。

从原野而来的风吹过李诺的身侧，他却感受不到，他心跳得很快，紧张得手都在颤抖。

第一声“嘟”响起，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嘟……”

第二声漫长的电子音缓慢到来。

这说明养老院的电话还能打通，并没有被拔掉线路。李诺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担心这些，大概他内心在害怕什么。

他握紧拳头，不断祈祷有人能接起电话，就算是一声简单的“喂”也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明明电话等待音不会超过一分钟，李诺却觉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然而，直到通话自动挂断，他都没有等到一声简单的“喂”。

李诺下意识抬起头，只觉得原本阳光落在养老院上形成的金纱都变成了黑色，如同阴霾覆盖在每个人心头。

“上山。”

林辰垂下眼帘，却用非常坚定的语气对他们这样说。

在这件事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林辰的记忆都不是很清晰。

虽然他很确信自己走上了那座山丘，并对两旁民居的形状排布以及树林的样子有直观印象，甚至在田间踱步的母鸡的样子或者半山腰菜田的颜色他都记得很明确，可他们究竟是怎么来到那座养老院的，在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细节，他脑海里都没有太多记忆。

不过，当时他还是很确定，在离养老院差不多还有一百米时，他就感到风中隐约传来异常的气息。

刚才在山脚下，有经验的老警察已经安排一部分人以迂回的方式从后方向上包抄，还有部分警员从民居迂回，只有林辰和另外一名名叫李诺的警察大大方方地走上径直通向养老院大门的水泥路。

闻到这种气味时，林辰和李诺互看一眼，随即都加快步速，向养老院铁门冲去。

他们差不多可以清楚看见门房里的情况时，就很确定门房里没有人了。

座位空荡荡的，桌上摆着一台泛旧的米色电话机，墙上一角挂着访客登记表，除此之外，则是歪歪斜斜的杂物。

林辰抬头，门房角上的监控摄像头正好冲他转来，他看着黑洞洞的监控摄像头，像是见到了魔鬼的竖瞳，只觉得浑身发寒。

两人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找人或者等待后备力量，林辰身边的警员非常敏捷地翻过那道铁质移动栅栏，冲到门房里按下开门按钮。

电动铁门一点一点移开，养老院的全景也一点一点地出现。林辰看着眼前灰败的建筑，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的气味变得更加浓郁了。

名叫李诺的年轻警员脸色已经白得很彻底了，任何正常人类都不可能分辨不出这种味道。

他们的对讲机里传出其他警员的呼叫声，吱吱作响，但这一瞬间，无论是林辰还是李诺，都没有任何力量按下接听键。

最后还是年轻村警第一个反应过来。李诺一言不发，握紧拳头转身朝养老院主楼冲去。

林辰看着年轻人的背影，也迈开沉重的步伐，跟了上去。

老旧木门洞开，走廊漫长。

走廊一侧黑如幽影，黑如鬼魅，另一侧却被阳光染上亮到不真实的白色。

林辰一步一步地踩在洁白透亮的瓷砖上，向走廊深处前行。

在他身旁的是一扇扇非常标准的病房门，每一扇门仿佛都被有强迫症的

人关闭着，如同合紧的棺盖，让人连触碰的勇气也无。

越来越浓重的气味从每扇门的上下缝隙中透出，萦绕在林辰周围。

气味如此浓郁，渗入他的每一个毛孔，并弥漫在这片空间的每一个角落，仿佛柔软的绳索勒住人的脖颈，使人窒息。但他很清楚，这种感觉并非窒息，而是绝望。

是啊，这是血的味道。

林辰又深深吸了一口气，整个人像是浸泡在黏稠的血浆中，周围又湿又黏，他只能勉强将手搭在门把上，获取站立的力量。

隔着一扇薄薄的门板，他脑海中闪过无数景象，每一种景象都是在浓重的血浆背景上出现的简单黑色线条，曲折扭转，打散后重组，而后变得愈加扭曲古怪。

最后还是不知哪个房间里传来的痛哭声将他唤醒。

哭声撕心裂肺，带着真正的悲痛的力量。

林辰定了定心神，木然地向窗外看去，看到其他警员一起冲入养老院的身影。

有人冲他拼命比着手势，他认不出对方是谁，只能冲对方点头。

在做完这简单的动作后，他转过身，推开门，向内走去。

这是地狱。

虽然林辰并没有对这种虚幻的概念有过确切想象，但他想，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地狱，那么地狱就应该是这个模样的。

整个房间既安静又整洁，像是最普通的养老院房间，窗户半开，窗帘拉开一半，微风卷起帘脚，明媚的阳光落在床边茶几上，看起来没有任何黑暗的地方，除了床上的那两个老人。

不过，准确来说，那也不是活生生的人类，而是两具尸体。

尸体上覆盖两条薄被，白色的薄被，被角被掖得整整齐齐，与老人锁骨下端齐平，而往上是枯树皮般的脖颈。

当然，所谓枯树皮般的形容是林辰的臆想，因为床上的两个老人的脖颈部位都被割开了一条又深又黑的口子，血液从口子里流出，浸泡着他们的颈部，蜿蜒而下，流至雪白床单，晕染开来，形成一块巨大而鲜艳的红色墨斑。在阳光下，那些褐红色血液像还冒着热气，仿佛能蒸腾出灵魂的形状。

林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还能够走到病床边，反正人的潜力总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大。

走得近些，他才意识到自己究竟为什么还能感受到属于活人的气息——

死者的眼睛是睁开的。两个老人平静地望着天花板，眼白泛着黄褐色，眼瞳却黑得彻底，眼里没有任何情绪，空洞得仿佛能吸食人的灵魂，像是那割喉的一刀并不致命，致命的是长久以来贫乏而无味的生活，他们早该死去，只是被强行留在世间。

窗外吹来来自湖畔和田野的风，带着一点点长久的艳阳照射后才会有有的焦灼味道，林辰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打了个踉跄，总之他强行扶住床头柜，并站在两个老人床前，认真地望着他们。

这时候，林辰的一切感官都非常非常清晰，甚至还被放大了数倍。

迟来一些的警员们冲了进来，七八人的脚步声噼里啪啦地响起，仿若惊雷。

走廊上的门一扇又一扇地被打开，每次总有几秒钟停顿，然后换下一扇。渐渐地，开门的声音越来越迟缓，像是没有人有勇气继续下去。

直到最后，所有脚步声在林辰站立的这间病房门口停住。

林辰抬起头，望见门口位置的许多双震惊的、不可思议的、绝望的眼睛。这些眼睛里的情绪实在太过复杂，他们僵硬地站着，每个人的喉头都像哽住了，谁也无法抢先开口。

是啊，事情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

而真正让林辰回过神来的是最后而来的脚步声，那是先前抢先进入养老院的年轻警员，林辰记得，对方叫李诺。

李诺眼眶通红，捂着嘴巴。这样浓烈的血腥味对一个普通村警来说，显然太刺激了，林辰一瞬间以为李诺会跑出去呕吐。然而，令林辰意外的是，李诺居然强撑着，用显然已经痛哭过一阵而形成的沙哑嗓音说：“林顾问……”

李诺的声音无助，却又坚毅到极点。

林辰打了个寒战，清醒过来，再次看着门口那么多的目光，这才意识到刑从连不在这里，他必须做什么。

他低下头去，将手覆盖在老人的眼睛上，把老人的眼皮缓缓抹下，然后向门口走去，并用非常清晰的声音说：“检查养老院内是否还有生还者，通知医院和急救部门，上报市局。”

林辰说完，冲所有人点头致意，而后径直向外走去。

“您去哪里？”

有人叫住他。

“我吗？”林辰单手插袋，回头说道，“我去找她。”



事情发生之前，黄泽正坐在长长的环形办公桌一侧，另一边则是刑从连。

刑从连点了根烟，态度强硬，他把手机放在桌角，并没有按照黄泽的说法把通信设备上交。

黄泽握着钢笔，用能想到的最冷淡的语调对刑从连说：“刑从连，你已经被暂时停职，不要摆出一副一问三不知的样子，早点把问题交代清楚对谁都好。”

黄泽说话的时候正对着刑从连深色的眼眸，刑从连目光平静。鬼知道刑从连为什么到这种时候都还有平静的底气，但黄泽很清楚，对方并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

刑从连手中的香烟灰烬一点点落下，青烟随之袅袅腾起。在沉默中，他用很均匀的速度抽完了一支烟。

在这支烟抽完前，刑从连还抽空看了一眼桌上的手机，手机依旧平静如也。黄泽知道，林辰并没有打电话给刑从连。当黄泽想到这里时，刑从连居然站了起来。只见刑从连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顺手抄起手机，然后将椅子向后踢了踢，并拿起甩在椅子上的外套，接着向门外走去。

刑从连的态度让黄泽意识到，刑从连刚才只是在用一支烟的时间等老吴。

因为刑从连的动作太快，黄泽还来不及反应，刑从连就已经走到了门口。黄泽的下属站在那里，可体测都是艰难通过的文员哪里是刑从连这样一线警员的对手，未等两人有任何交谈，黄泽的下属就吃痛，抱住手臂，而大门就这么被轻易打开。

“刑从连，你给我站住！”黄泽拍桌而起。

然而，刑从连根本不看黄泽一眼，径自开始拨电话，仿佛黄泽刚才的那些警告、训诫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甚至他这个人都不存在一样。

黄泽还想再说什么，视线中却已经没有刑从连的身影。黄泽拿着电话追了出去，只是走了这两三步，就开始后悔自己刚才选择谈话的办公室位置并不恰当。

这里是宏景市警局的主要办公区域，大部分警员在这里办公，进进出出的人员实在太多，而大部分人显然与刑从连熟识。

所以，当刑从连经过这条漫长走道时，两旁忙碌的警员或与他点头致意，或停下脚步朝他敬礼，一时间“刑队长”一类的低语声在整间办公室内此起彼伏。